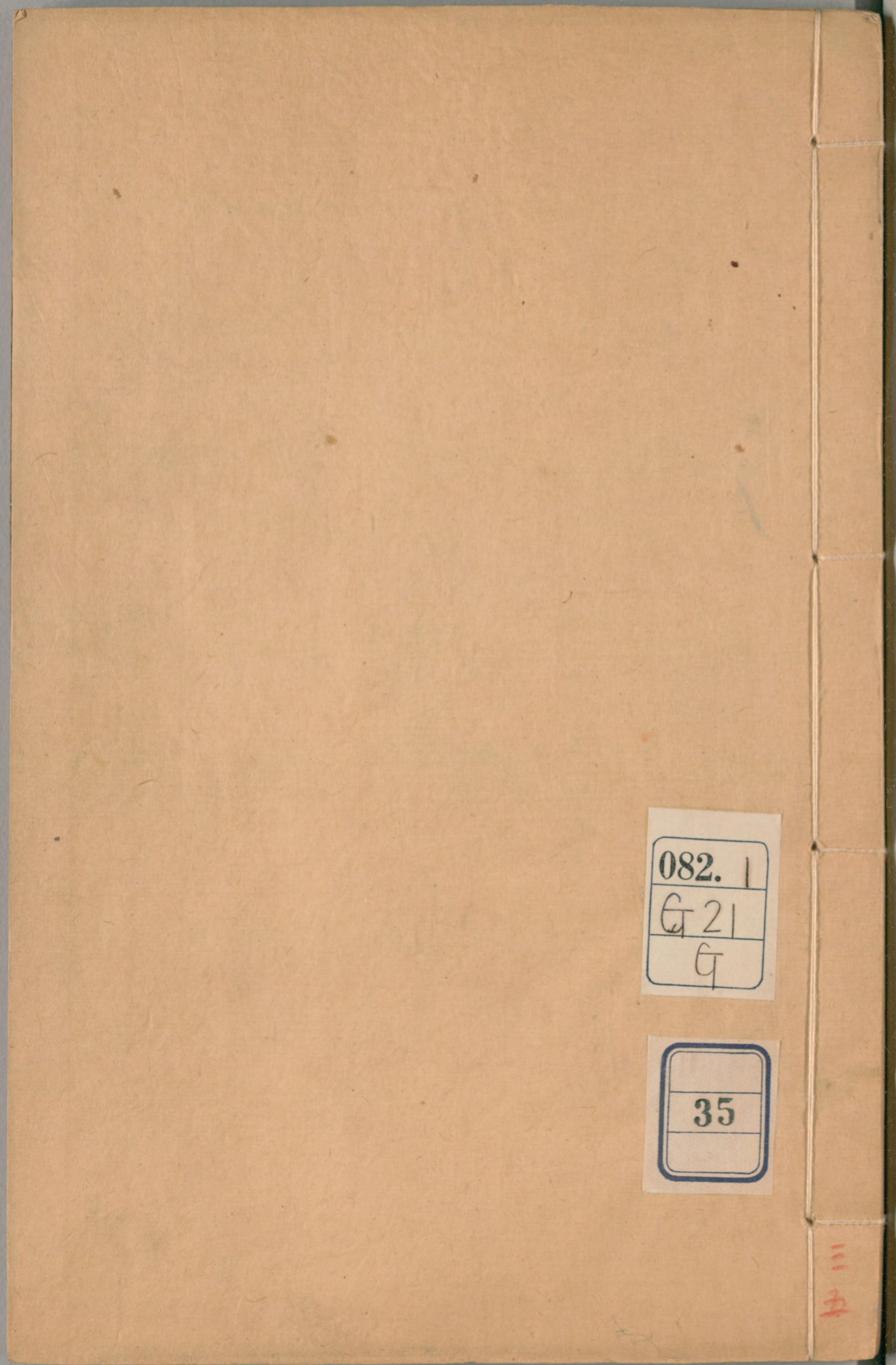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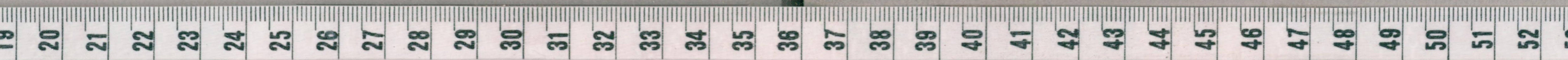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082. 1
G21
G

35

三
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 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匏集目錄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昏禮辨正

大小宗通釋

四書索解

紀元要畧

紀元要畧補

山海經補註

海潮輯說

吾師錄

二十二種

皇朝毛奇齡

同前

同前

同前

皇朝陳景雲

皇朝陳黃中

明楊慎

皇朝俞思謙

明黃淳耀

50865

匏

藝海珠塵

舜堂藏版

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

中星表

木棉譜

宜齋野乘

東原錄

文錄

呵凍漫筆

墨舍錢鏞

瓠里子筆談

洗硯新錄

容塘紀聞

夏內史集

皇朝張英

皇朝徐朝俊

皇朝褚華

宋吳枋

宋龔鼎臣

宋唐庚

明談修

明姜南

同前

明夏完淳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陳光燾

金士校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目錄 緣起 議 答難六條

予濫受館職值 國家繼世之後禮樂明備且西南方

闕無考定典制諸事惟有 郊壇配位以太常卿所奏

下議謂 南郊南向 北郊北向南所各異而

三祖配位皆東一西二東三以次旁設則一偏東上似

北郊配位議

乎北向之位不無左反因之羣議改正館中諸先輩皆謂南向東配北向西配不宜南北兩向俱是東配然且各執意見有言無北郊者有言北郊不當北向者有言北郊無配者

皇上亦疑于衆說間以配地有無詢學士徐公徵其是否乃卒遲久不能決以終無一定之禮可憑據也合肥相公時方爲少宰請召賓客于臥遊之堂酒半謂予曰有北郊否曰有之周禮言方澤祭法言泰折皆北郊也當北向否曰當北向國社對北墉亳社對廟屏皆北向也配位皆東上何解曰有解陽位上左南向之左當在

東陰位上右北向之右亦當在東皆東上也曰是矣第禮必有儀此可爲儀乎指酒桌曰假使南桌東坐賓北桌亦東坐賓則人必以我爲非禮也而去之矣且此亦何據而云然也乎曰有據何據曰據曲禮曰誰不讀曲禮而敢言是顧四坐曰坐有習禮經者乎四坐默然轉向予曰試誦諸曰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誦未既公慨然曰有是哉禮之無所不備也然而席皆上西今配位皆上東又何也曰此在西漢之末原有取曲禮之說一皆上西而其後鑿其誤而概反之故一皆上東皆上西者據曲禮皆上東

藝海珠塵 二
者據燕射禮也公曰諾次日復召予令公子丹壑編修
君出禮經一本則陳灝集說也出儀禮一本則吳澄考
註也啟之無可據乃按其卷曰上西上東子試爲我明
釋之曰夫席有向設而陰陽分焉此席所爲上以設言
也北設南向則設在陰而貴右南設北向則設在陽而
貴左北之右在西而南之左亦在西故曰席南向北向
俱以西方爲上也若兩郊之坐則以向言之也北設南
向則向在陽而貴左南設北向則向在陰而貴右南之
左在東而北之右亦在東故曰郊南向北向俱以東方
爲上也夫常席重設而凡禮席當重向此易曉矣公曰

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令編修君列館中所議之說設爲
主客作答難數條且曰試作一議來予當爲掌院道之
又曰凡祭地有無與北郊北向有無俱不可略旣而館
中覘

上無改向意且亦有稍聞予說者公乃昌言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遂罷議先是黃門鼓吹設兩簾于
午門左右名 丹陛樂所以導拜舞之節而樂歌違錯
上命詞臣改製之因有歷代樂章配音樂議下之館中
時掌院學士爲澤州陳公特以其議首屬予及錢塘吳
檢討予上議一通凡六千四百七十九字澤州公大喜

謂坐而言之起即可行然其文未發也同館爲詩者相顧起草實不知樂音與樂章分配何等惟恐句字平仄多寡于宮徵有所拘限遂于入直史館日有問予曰詩何以合律曰不知也不知則何以作詩曰作詩者知作詩已耳其能知合律乎不知合律則何以合律曰有知合律者而作詩者不知也蓋作詩者我輩事也合律者則樂官之職也桂花曲者唐供奉曲也其曲入商調又入平調然而作詩者但見吳城桂作三絕句耳未知是法曲也申胡子乞李賀作箴築歌而吹之賀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賀不自知也後詩成使黃門改歌歌新詩

各合宮調學士徐公亟稱予言以爲當今歸田校經而年已就木恨不曾註二禮且于太常樂奏未經考驗抱此大憾因于錄舊議之餘并雜記議禮始末以略見大概其樂章配音樂議見疏議卷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琪疏奏現行祀典中
圓丘壇位北設南向以
太祖皇帝爲一配東設西向近北
太宗皇帝爲二配西設東向近北
世祖皇帝爲三配亦東設西向近南至
方澤壇位已改爲南設北向而
三祖配位亦復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近南西設東向爲
二配近南又東設西向爲三配近北于是五嶽五鎮
以次分設亦始于西向而迄于東向則是壇位改設
而配位未改穆昭左右不無難安奉
旨下議時翰林院官各有擬議而主客未決某以爲仍
行舊典不宜更易因議如左

藝海珠塵
某議古但著郊禮而不著二郊分合之禮故議者多據
宋人說謂天子祭天不祭地社卽地也又無南郊北郊
之名至漢成帝朝匡衡張譚輩始有分立二郊之議而
至于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則自古迄今並無考據惟宋
政和禮始分兩向而明嘉靖間因之且從來祭社未聞
有配則是郊之祭地與祭地之有北郊以至北郊北向
兼有配位卽此四事尙無成說而欲于配位東西執兩
端以定一是此一闕之市也特某謂天子必祭地者周
禮大宗伯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
禮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而周頌昊天有成命

篇曰祭天地也雖天地合祭與分祭說尙未決然其有
地祭明矣是以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經曰王
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皆言天地兩祀
之義而祭法直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
地也則有其地宗伯之職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則
有其物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則有其名周
禮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至致地示物
彫則有其時大戴禮祭天之詞曰敬拜皇天之祐祭地
之詞曰敬拜下土之靈則有其祝辭是王者祭地在諸
經歷歷有之若云社卽是地則王制不當云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矣是以尚書云告于皇天后土左傳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此后土地也周禮王大封則先告后
土左傳其工氏有子爲后土此后土神卽社神也蓋
社雖地示之一然而大示與土示端有別矣若夫南北
二郊則家語所云兆帝于郊周禮所云兆帝于四郊月
令所云孟夏之月迎夏南郊孟冬之月迎冬北郊無非
郊名是以孝經說云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而註者謂
必有祭地北郊與之對文至周禮二郊之名南曰圜丘
北曰方澤而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謂必因已高之丘
而營壇于南名爲因天事天爲下必因川澤謂必因已

下之澤而加墀于北名爲因地事地則已展轉有經據
矣雖北郊北向經無見文然地示與土示通社之向卽
地之向也周制祭社必社壇向北君立北牆答祭之以
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以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墉下
答陰之義也且凡社亦然故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而陳氏禮書直曰其位則神南面而王北面示北面而
王南面神者天神示者地示此固推之壇位而皦然者
若謂南郊有配北郊無配比之于社則祭地大祭也並
不當與社祭等蓋地示稱大示天官大宰祀大示大宗
伯祀大示其號稱大號祝稱大祝詔贊者皆稱詔大禮

藝海珠塵
贊大祀而社示土示及丘陵川澤之示不過從地示類
通之以漸降殺故園丘方丘皆無神主而社則社石社
主壇并列焉天神地示皆無人帝人示而社則后土爲
土人示后稷爲稷人示分壇而共壇焉此則非可以社
例比見者也故地之有配在經傳已明言之考公羊傳
與緯書鉤命決俱云郊所以必有配者以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謂郊祀外神不是室神不
可無主以安之今日地神不配將毋地示是室神乎是
以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故南郊北郊必以稷配
謂之爲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故明堂五室祠五方五帝

必以文王配謂之爲宗是天子必祭地其祭地必在北
郊北郊必北向且北郊亦必有配諸說雖繁然亦大概
可睹矣獨是兩郊配位其在南郊者既首東設而尙西
向而在北郊者亦首東設而尙西向則一偏之儀在諸
禮既無見文而前代相因又不能詳所自始因有改制
之請見諸奉常而不知配位東西全本曲禮蓋西漢儒
臣誤承其意而後王刊正遂因之一反而世不察也曲
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
夫南北亦殊向矣乃殊向而不殊上何故曰席蓋有首
尾焉所謂端也侍坐于君子其數席之法必認席之端

而定其所上故席南向者人向陽而席居陰以席爲主則坐在陰位席向北者人向陰而席居陽以席爲主則坐在陽位是以陰尙右而南向之右則西也陽尙左而北向之左則亦西也故曰席端之所上皆西方也此以常坐言之也東向西向之所上皆南方亦猶是也若禮坐之席則以向爲主南向者陽位陽尙左而尊東方北向者陰位陰尙右而亦尊東方故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戶西者西牖之前南向也東上者尙東方也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南面在牖前也繼西者尊東方而殺西方也北向亦然社主東上

而稷主繼西太社太稷皆東上而后土與后稷之人元又繼而西東上爲尊而繼西爲殺然且位旣上東則席端亦東燕禮司宮卷重席設于賓坐東上則席端亦在東也鄉飲酒禮云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則以升席必取下而在席末故自西降席必取上而在席端故亦自東也然則禮坐必上東有固然矣蓋禮坐有賓主賓主必相向相向者以向爲主與常坐不同乃西漢郊壇本是禮席亦復取曲禮爲據如元始儀載祭天于南以先祖配祀地于北以先妣配而前志于孟春合祀之位直以天地皆南向而天位在西地位在東尙西方也

藝海珠塵
一如曲禮所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也配位皆西
向而高帝在南呂后在北尙南方也一如曲禮所云東
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也此在劉歆左咸之徒直據曲禮
說而定之爲儀而不知其不可者以彼所尙者是常席
而非禮席也且女主無配理矣雖孝經說云祭天圜丘
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然以之爲北而不以爲配揣
其用意不過以新莽行詐將借之以調元后原不可訓
况侍坐無虛席謂傍坐東設則其坐儘北而虛其南所
以親正位也今正位南向而高后在北高帝在南則后
親天地而帝席反疎是以後漢配地儀初改薄后繼改

光武且又改南上而作北上似乎早鑒其誤而魏配伊
后晉配張后梁配德后陳配昭后相延不改至唐世以
還始有二祖三祖之配卻去女主然而配位南北一皆
尙東適反乎漢代誤遵曲禮一皆尙西之謬此雖史文
闕略並不知何時刊正而宋代沿之有明之嘉靖成之
其所革者在曲禮而其所沿者在燕射諸禮一革一沿
未有非也若夫偏岐一致似乎礙觀而禮儀所在有至
奇而實至平者此則非尋常耳目所可拘矣或曰漢元
始儀但合祀天地並非兩郊分祀之禮且廟位設主考
西妣東則尙西有據而不知合祀所尙與分祀同未有

合祀遵曲禮而分祀反有異者至考西妣東此是恒坐
卽祭時無主席配位而郊則儼有主配兩當照顧豈可
不主向而主坐如故若謂唐開元禮地壇南向而配位
東設宋政和禮地壇北向而配位西設皆無所誤惟明
嘉靖間有司誤據尙右之義而以右爲東則嘉靖所因
與有司之誤據皆不可知而上東則不誤也上東不誤
則他制非所據矣竊聞同館諸官各有所議其議改設
者未歸劃一而議仍舊者又爭之不盡當一經同異則
斷斷兩端必致水火因敢申末議而錄爲一通以俟財
擇某日某議

答難六條

有難者曰旁坐必分昭穆昭先穆後一定之禮也卽或
昭穆分南北亦分東西然其左必昭而右必穆無小異
也今乃拘東設而以右爲昭而先之固已非矣况昭穆
者父子也父子可穆昭乎曰父昭子穆者從父數也若
從祖數則有父穆而子昭者矣且昭左穆右者爲尊昭
也倘尊穆則穆亦居左周制大祫當祖尸出堂時后稷
文武皆南面而二祧四親分東西面然而穆考居東昭
考居西穆首而昭次彬彬也禮固各有在也
難曰陽左陰右分東西也今北向則陽不東陰不西矣

此如山水分陰陽然以山言之則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而
以水言之則水南曰陰水北曰陽矣尙得拘一偏之
陽尙東設乎曰正惟水南可爲陰水北可爲陽故東可
爲右西可爲左蓋水以陰類而變南爲陰猶地以陰祇
而變東爲右其義同也不讀曾子問乎葬紼至于垣必
止道右道右者路之西也以爲葬紼向國北而止于路
西則行人可從紼之右來是紼止路西是右行人從紼
東來亦是右西右東亦右所謂凶事交相右也倘遇日
食之變而改凶從吉則必止道左道左路之東也紼止
路東而行人從紼西來路東固是左紼西亦是左所謂

吉事交相左也是吉凶分陰陽而東西左右無一不乖
反如是是所拘者在陰陽未嘗拘東西也

難曰陽左陰右既可左西而右東則以先左後右言之
西可爲左而先設東可爲右而次設矣此如明堂然其
在明堂也則東爲左个西爲右个及轉而亥堂則西左
个東右个矣然而王者至首冬則必先西北之左个然
後乃循次而太廟而右个向使謂亥堂爲陰陰當尙右
何不先東个而後西个耶曰明堂亥堂雖以南北分幽
明而四時遞代八風圓轉十二辰周旋並無尙陰尙陽
之分故與南北郊位次截然不同是以前郊祀五帝亦

藝海珠塵 二
如明堂五室之左青右白南赤北黑而北郊無之浸假
如淳于之說則水木交事實始東北其首春祠帝便當
以青陽北个與亥堂東个先九室十二堂而以次禮饗
何言不先東也

難曰天下有無定之左右有一定之左右無定之左右
地形是也如居三晉者曰左山右河此無定者也何也
以居齊者之將右山居秦者之將左河也若國位則一
定矣王朝之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天下有敢言左社稷
而右宗廟者乎是社之在西一定之位也今必主東設
何也曰地形之不定非不定也正以有異向而不定之

也如國語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夫彭蠡在洞庭
之東洞庭在彭蠡之西而反曰洞庭左彭蠡右以三苗
之國北向故也是以楚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夫豈不知
方城之在西而徒以楚適江夏則在路之東遂以左之
三晉之左山右河亦猶是矣若夫社之必在東則但以
南向言之然且勝國之社在庫門之東則雖南向亦復
有社在東者是以一屏之隔南薄社而北宗廟不禁東
西之位一變而為北南也又况軍行出廟則征車南發
禰主嘗在東社石嘗在西而一當旃門北列即不無禰
右社左之異故朝市廟社亦惟無如衛莊者為改向耳

今北郊改向矣已改向而尙謂社位一定必不東設是
何言與

難曰位固無定而議禮之位則有定嘗讀鄉飲酒義矣
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然而疏之者曰北面設尊玄酒在
左謂別設玄酒在酒尊左也所以設玄酒在酒尊左者
謂地道尙右貴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地之北向者
乃以玄酒在尊左而謂之尙右則西本右方雖在北向
者亦稱右矣今西設東向其在祇西猶玄酒之在尊左
而西本右方亦如玄酒之稱尙右此議禮之文何不可
者曰不然東設之右則北向之右此地道之尙右也西

設之右則仍是南向之右此非地道之尙右也夫玄酒
在西謂之在左以酒尊言也玄酒在尊之左也乃玄酒
旣在左而又曰尙右此以賓坐言也玄酒在尊左而以
賓坐之南面視之則在右也以玄酒在尊之西也故鄉
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夫東方而何以謂之右个乎以
爲射侯北向其東際一幅則右方也此以射侯右之也
蓋北向者以東爲右也乃說禮者又云凡射者以西方
爲右个此又以射者右之也射者南面則又以射侯之
西幅爲右方也蓋南向之右也是以曲禮曰凡進食之
禮左設右設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夫第左右焉已

矣必曰人之左人之右是豈會其人卽無左右哉蓋惟恐徒認東西而干南北之所向有未審也食筵有南北矣南筵之左右卽東西也萬一北筵進食而亦左東而右西則反戾矣故曰人之左人之右以人爲主猶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夫孔子之尙右則右在西何也以南面也門人北面則其尙右者在東矣然猶曰尙右以東西無主而人爲主今北郊則祇主之矣以祇主之尙右而乃強引鄉飲賓位所主之尙右略南北而執東西不其謬乎

祖右社之解實于二郊配位有所未當且配位西設雖經無見文然考唐開元禮旣設社主北向又設后土于太社之西東向旣設稷主于社西北向又設后稷于太稷之西東向是太社太稷卽是地祇而后土后稷卽是地祇之配位然而地祇北向后土與后稷皆東向則配位尊西設有明徵矣乃必是東設而非西設此何故與曰地道尙右非儒者之私言也禮運云天秉陽地秉陰而說之者曰惟天秉陽故日月星辰皆左旋惟地秉陰故百山百川皆右行是大地有陰陽而左右因遂分屬之彼社稷居右特地道尙右之一節耳故社壇北向而尊右位無非此義據郊特牲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之

西俱北向而並壇其門夫社尊太社而卑太稷其皆北向則猶之方丘之北向也其位社于東而位稷于西尊右也猶之配位之首東設而次西設也是以歷代社稷皆異壇同壇社東稷西位北向而尊右設而惟開元禮稍異者此卽祀五帝者有降人神于天神之說並非以正位配位分正側也夫社降于地地有配社無配也稷又降于社稷爲農神后稷不自配后稷也故南郊有配北郊有配社稷雖事地而實無配不待言矣乃后土后稷兩俱傍設亦升降其次而並非配位蓋祀有本祇有人祇本祇者太社太稷如五帝之有青帝赤帝之類人

祇者后土后稷如人帝之有太皞炎帝人臣之有勾芒祝融之類徒以祇有尊卑故位有次第初以北向尙東之故使社稷居東后土后稷居西後更以尙東不足且令在西者復轉而爲旁向此則開元之異于舊制然總是正位並非配位而以之爲配位之據已非義矣且夫尙右者以尊右也今乃以尊東之故而使祇居東而人祇居西是卑西也又復以尊東不足令人祇之降次于西之正向者復改爲旁向是卑西又卑西也卑西又卑西而反謂西設是尊右吾未之聞

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于今
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
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又此謁至
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
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
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
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
廟苟不告迎是爲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
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卽已爲夫婦而不同于不爲故

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
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
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
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
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
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
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旣至稱婦入春秋書
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
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
至之說而著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

藝海珠塵
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于今
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
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
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
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
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
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
廟苟不告迎是爲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
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卽已爲夫婦而同于不爲故

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
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
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
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
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
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
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旣至稱婦入春秋書
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
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
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

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婿
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婿見是以次日質
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
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
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
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于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
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
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
以爲婦見則棗栗服脩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
菜而特豚醢饋不能再舉但以怠行之而儀節未備故

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子
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
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于祖不耐
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
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
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
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
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
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曰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卽
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
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
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三日
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
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
宋元至于今自流沙至于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
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于無賴
至請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
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
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

不平以爲禮教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
驟丁鼎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
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
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
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卽以儀禮爲周公
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
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
春秋何與于周禮而善觀禮者卽于春秋而得之誠以
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
書較于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爲

四例而以禮為首以為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
 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為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
 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即非春
 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
 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即朝
 廟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
 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為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
 子經見之書也况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
 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
 無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約昏禮不朝廟是為

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
 有學者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于仲氏之所言者
 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矣
 行媒詩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也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後必先問名而坊記男女
 無媒不交周禮地官有媒氏掌男女之判判者合也合
 判曰判猶之治亂曰亂也又媒氏掌判妻入子俗解判妻為由妻之再嫁者非是
 離騷吾令鳩為媒兮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公羊傳
 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士昏禮以納采為第一



禮無行媒文則世無審修未通而可以行采擇禮者此後世王者采宮婢法也故曰昏禮多闕略此其一也

納采納吉問名禮昏義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六事謂之六禮采者採也謂採擇也問名請其名也

納吉者告上吉也納徵謂婚姻已成徵者成也一曰徵

聘也今稱納聘是也請期告迎期也親迎者婿往迎也

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

娶禮也此册四禮公羊傳註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此又稱五禮昏禮五六原無成數公羊

稱五禮穀梁鑿定稱四者以親逆非通接之禮而納采

問名後不當又納吉也婚姻上吉自當在行媒之後納

采之前假使采擇既訖女名已通曲禮所謂相知名者

而然後命卜則萬一不吉其可以吾子貺命加卜不良

致辭也乎且卜亦何必告也穀梁說是也穀梁係傳本

注則何休引士昏禮為言者故不同士昏禮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必有成

言故有惠貺室某之詞先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作三

禮不無大數按士昏禮文原以納采問名為一事祇一

日一使故官使納采授雁出復執雁入問名授雁如初

禮則一曰一使也今人無問名而有納采則以納采兼

問名豈有過乎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曰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士昏禮問
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註謂氏者母姓為何
母所出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幼時稱名至此稱字
朱氏謂許嫁曰字非是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公羊傳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與字又不必許嫁始稱矣
家語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
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譙周曰男自二十以至
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昏娶王肅曰周官三十
娶二十嫁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左傳國君十五而

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

禮正義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且在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
十五前矣此皆無可考者
不娶父母有罪此句踐生聚之法與禮不同昏禮問名
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于名周官所謂媒氏先書年月
日名是也蓋年較名為尤重男女伉儷須先計年時以
辨長幼其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舉一以該二也
且問名者謂生時三月所命之名男女均有之故周官
云男女自成名以上曲禮曰不相知名今但問女名而
不及男者以男名在納采時已先通之如云惠貺室某
某者即男名也若儀禮問名之辭有曰敢請女為誰氏



註謂問女母所出之姓則大謬不然禮稱問名未嘗稱
問姓卽曰以姓爲名則女名父姓如曰某姬某姜未聞
以母姓稱名者嘗疑大夫不娶三姓士庶一妻有何異
姓而需問乎此或天子諸侯之禮而誤入于士禮者然
天子諸侯娶嫡女而以庶爲媵則娶必適出又何庸問
且天子與諸侯求后其爲女適庶多寡姓氏皆后家自
告之故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之對有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
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而齊侯請繼室于晉有曰不
腆先君之適又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不待問也乃展轉不明則又爲之解曰氏者字也女幼
命之名及長而易之以字與男子同所云誰氏者言何
字也則又不然據公羊傳許嫁稱字則問名時未許嫁
也據家語十五而嫁而雜記云女年二十雖未嫁而亦
得笄則十五可嫁而笄之與字必待二十又不必許嫁
時卽有字也則問名非問氏且非問字尤斷斷者若鄭
康成謂問名有二一是三日所命之名一是長時所命
名如伯姬叔姬類則仍兼字矣名與字豈可混乎古嫁
女必卜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晉獻公筮
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類周禮大卜大封大

祭祀大遷大師大喪而不及婚姻又大夫不藏龜士庶
不立卜筮人秦漢以後又前無官師士氏可以下逮民
用者即越命于神亦屬私節故不必告然卜則何可闕
也

納徵禮註徵者成也納徵即納幣也昏至納幣成矣曲
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八尺曰尋五尺四寸為一兩則一兩四寸矣二丈
為一端二端為一兩者合二端為一之名乃又合
五兩共十端為一束則各匹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
帛無過五兩天子加穀珪
諸侯加大璋
束帛士昏禮納徵用玄纁束帛玄纁象陰陽備也束帛
十端也鹿皮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
皮

之道也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雁故自納采至親迎皆
奠雁惟此禮無者以雁本贄物非禮物也古主賓相見
皆有贄物雁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凡
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禮用雁得借大夫禮謂
之攝盛亦謂之下達士昏禮于納采儀明云下達用雁
則意可知矣今人不解雁是贄物又不解下達字竟認
為納昏禮物以為昏禮必用雁或云取不再偶之義或
云取順陰陽往來之義可笑甚矣古相見有贄今無贄
矣且士昏禮每行禮必用一士人為之賓使今但用媒
氏而以家隸子弟將命以往賓且無有贄將安用且下

昏禮辨下



達者士贄也越級行事不過一等假使庶人皆用雁則
 士可執圭璧用諸侯禮乎何荒誕如此春秋莊公親如齊納幣非禮也
納幣必遣使行之親迎婿必奠雁詩雖離鳴雁是也但此亦是
 贄禮郊特牲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鄭註執贄者即贄
 所奠雁是也今已無贄則不用雁何害焉唐李涪刊誤謂雁非時不
至或代以鷺而宋人且欲刻木為之則昏贄不用死故士廢一死之贄而攝用雁今反用死乎士昏禮
 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
 束帛請以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
 敢不承命此賓主相見之辭非禮書也後人用以入禮
 書非是然自宋至今多從之

告期

告字本穀梁傳

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

荀子霜降迎女冰泮殺內

語周禮媒氏中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以
 為冬月不娶則入春而已踰時也若男女無家室鰥寡
 不能自存則又不待中春而遽使合之詩註東門之楊
 曰不待秋冬鄭氏曰女春盛而不嫁至夏則已衰矣召
 南迨其謂之謂者謂告期也易歸妹愆期謂互卦坎離
 日月相違錯也士昏禮賓入先請期而後告期則期定
 自婿家豈當向女氏請也告則可該請矣若白虎通義
 曰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則直女氏為政矣可乎

卷一

昏禮辨正

親迎詩親迎于渭大雅韓侯迎之于蹶之里春秋天子
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于紀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是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便
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為親迎公子翬如齊逆
女為遣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
鄭忽娶于陳楚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莒慶齊高
固娶于魯皆親迎是也公羊謂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然知非是者按漢高時皇太子
納妃叔孫通議不親迎或引文王親迎孔子答哀公問冕而親迎為言而駁之者謂文王非天子孔子答哀公為諸侯言之則天子不親迎審矣唐陸淳謂尊無敵曲禮不當親迎是也惟上庶親迎則諸書無異同耳
禮齋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告廟也齊風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謂親迎必告父母也春秋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曰徼福于太公丁公晉侯對曰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之皆以祖命為辭春秋楚公子圍娶于鄭公孫段氏鄭
不許入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即公孫段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貶于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也蒙欺北史北齊皇
帝納后之禮納采至納徵訖告園丘方澤及廟唐皇帝
納后卜日告天地祖廟開元禮亦載之昏義父醮子而
命之迎又曰子承命以迎土昏禮有醮辭子有答辭雜記士弁而親
迎雜記無大功以上喪可嫁文無小功傳是齋日記士
以上喪可娶婦娶妻以易服未便也



昏禮婿爵弁纁裳祭服也女次純纁笄助祭服也乘墨
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墨車漆車大夫車也皆越等加
盛謂之攝盛今俗易命若婿父有貴者則子可用父車
服不必攝盛女父有貴者亦同何彼穠矣詩註衣服不
父母昏義婿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揖讓升
堂再拜奠雁今無雁說見前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
納幣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禮俱不載不止此一闕也兩白
虎通即曰娶妻不坊記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女父舅
先告廟何鹵芥耶坊記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女父舅
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往者女往也送國策婦車至門教送母還則

諸母有送至婿門者傳是齋日記士禮女父不降送母
戒諸西階上亦不降則與孟子往送之門顯相悖矣據
婿至時既已玄端迎于門外豈可來迎而去不送者即
曰不送女如白虎通所解曰耻之重去然不曰有婿在
乎况春秋最重送禮齊侯越境以送女雖屬踰禮然未
有不送至門者孟子可據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
秋無可據當據論語孟子論語孟子無可據然後據三
禮以三禮皆孔孟後書也孔子定禮贊易刪詩書修春
秋凡易詩書春秋四各孔孟習稱之即四經中之文孔
孟又習引之即春秋諸大夫及諸子百氏亦皆習稱之
引之豈有儀禮周禮為周公所著書而自周初至戰國
並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觀孔子雅言但稱執禮而
不舉一名春秋大夫但稱周禮盡在魯而並不引禮三
周官經一字此可驗也孟子雖戰國文然其所引禮三
經每朱甚昏禮辨正



經無有祇天子一位章王制龔孟子孟子不劉向說苑龔王制則不從孟子而從士禮非違經乎 劉向說苑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諸母辭在已郊特牲男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也昏義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先俟乎門外禮送女以卑送尊不以尊送卑故父母不親送天子則諸侯送之諸侯則諸卿大夫送之大夫則臣送之士無臣則家有司送之謂僕隸士禮有饗婦人送者則子弟之婦也春秋鄭忽如陳逆女陳使陳鍼子送之晉平公使韓須逆女齊使陳無宇送之古有送車之禮女家自以車送之齊襄娶王姬詩曰王姬之車是也又有反馬之禮送車至婿家則婿家留其馬與車俟三

月行祭而後留車而反其馬齊高固以秋逆婦而冬來反馬是也鵲巢詩百兩御之御者送也此迎車也百兩將之將者送也此送車也泉水詩還車言邁鄭註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送車也詩有還車春秋有反馬官闕家自當行此禮故禮鄭註云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氓詩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庶人安能送車乎婦至禮婦至以昏爲期韓奕百兩彭彭八鸞鏘鏘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聽齋維錄婦至不用樂然古有之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牽式歌且舞皆是也古有房中



樂工歌之次間以簫籥故懿氏卜婚筮辭有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象簫籥之聲而郊特牲反曰昏禮不用樂幽
 陰之義夫昏儀用兩陰陽備也易陰陽成感為娶女之
 卦故蔡邕協和昏賦曰乾坤和其剛柔虞翻曰歸妹冥
 陰陽之儀未聞昏禮陰禮也况喪禮輟樂昏亦輟何也
言則不舉樂亦有解但止三日且非幽陰義耳春秋
 莊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桷謂將娶姜
 氏先飾廟以俟朝廟也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朝至
 也莊二十四年丁丑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丁
 丑至而戊寅始朝廟故譏之也易歸妹上六女承筐无

實士判羊无血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其繇曰士
 判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判羊者告至之祭也
 禮凡告用牲幣以少牢獻廟如告朔之用特羊故判羊
 此告禮亦朝禮也承筐者用棗栗服脩以筭盛之筭有
 衣承而進之所謂薦舍也穀梁註薦進而舍置于前則朝禮也穀梁
 傳夫人姜氏入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以宗廟弗受也娶
 讐人之子以薦舍于前薦舍即承筐也魯桓公為齊襄
 所殺而娶其女故曰讐人之子
 其義不可愛也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
 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
 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鄭眾禮註昏禮先祭祖

昏禮辨正

昏禮辨正

七



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鄭康成極宗儀禮至此祭夫祓道在迎前斯時鍼子尚未至何從知之且後祖者謂祖稍後耳非不祖也既合昏而又祖道有是事乎傳是齋日記曰昏喪祭皆有主人禮所極重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第喪有兩主一是死者之父一是死者之子也昏祭祇一主祭以子為主謂之主祭昏以父為主謂之主昏儀禮無主昏何也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遠廉耻也註云婿有廉耻不當自言娶婦為主人故必父主之無父母主之又無諸父兄師友主之禮天子諸侯無父母或躬自命娶然與主昏不同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如婿之父母死則婿于葬父母後必以婿之伯父致命于女氏以天子諸

侯可自命否則必攝主命也何則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于紀以魯桓為主人禮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諸侯為之主昏故祭公逆后必從魯往娶后還京必從魯歸主昏故也是天子無父且然况大夫士庶父母見在而婦至閭然絕無主人一男一女任其彌合可謂禮乎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以賓禮見不以婦禮見故此日稱見婦次日稱婦見然凡迎婦入門揖婦入廟導婦入寢皆主人事一如親迎時婦父之為主人者夫娶婦婿家事也婦家有祖有父母而婿家反無之著代之謂何先仲氏曰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謂天子諸侯娶



妻定無父者無父則婿不得稱主人以昏無自主之禮也今士有父為主矣而士禮所稱婿為主人何也故士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此主人婿父也非婿也婿迎婦家婦父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雁今婦至亦然婿父拜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升堂再拜行承筐禮而婿則相之此時舅姑在堂彼此答拜雖曰拜舅姑然賓主禮也惟賓主禮故及薦舍朝廟則婿奠幣而宗祝相之禮告必用幣反而入此時婿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婿婦所共也然此猶拜尊禮非交拜禮也交拜在合時于是主人導之至寢門而婿揖以入向使婦至時

婿即為主人則婿導婦行與婦同升焉能復分階東西作主客禮誤矣昏義婦至婿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而醕孔疏此婦至至寢門也同牢同性也共一特豚而醕分食之也合醕以一瓠分為兩瓢各執一片以為醕昏禮括義同牢饌用特豚魚腊而殺必全以攝盛也婦席在東婿席在西尊右也對筵而坐取齊一也三飯三醕終醕用盃親有漸也醕婿婿拜而婦答醕婦婦拜而婿答交拜之禮也婿脫服于房而媵受之婦脫服于室而御受之男女交受之節也婦至日即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月成昏自唐虞至戰國皆無明據惟士禮合盃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良席也良夫在東皆有枕北止

昏禮辨正

七



此向則當文成昏他書未見也若三月成昏則賈服禮
註云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
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是也又春秋季
文子如宋致女服虔註云禮三月成昏故二月伯姬歸
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又禮正義引熊
氏與鄭異義者曰三月始成昏故三月未祖祭未廟見
祭舅皆不成婦死必歸女氏之黨此皆謂三月始成昏
者若三日成昏則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謂子婦也有
三日之婦謂夫婦也張華曰拜時之婦盡孝于舅姑三
日之婦成吉于夫妻江應元曰禮三月廟見然後成婦

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貴其成
妻此則謂三日成昏者然則當夕薦寢急急匹配不見
舅姑并不告祖廟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禮所至而且
成昏之後又誤以留饋之見稱為廟見吉凶溷舉昏喪
無別嗟乎何以有此今杭俗以次日成昏頗有廉耻然
延達旦若請召賓客必啓曰某日
廟見問之則爭曰此家禮也哀哉
婦見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助禮見婦于舅
姑執筭棗栗服脩士禮棗栗獻以見此一節贊醴以舅姑
婦祭醴成婦禮也成子婦之禮舅姑入室婦以特
豚饋明婦順也此三節厥明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

昏禮辨正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饗畢告歸以著代也此四節名士禮雜記婦執筭見舅拜奠于席舅答拜婦還又拜其見姑無又拜禮鄭註云婦人與男子為禮則俠拜俠拜又拜也郊特牲明日婦盥饋舅姑卒食餞餘私之也舅食婦亦餞士禮夫之御餞姑饌婦之媵餞舅饌謂之飯錯士禮舅姑醴婦與饗婦皆婦至之次日一日行事昏義次日醴婦又次日饗婦則三日矣各不同今俗三日士禮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此言婦見時夫之兄弟姊妹皆于見之不便使來見也春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

禮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此則見諸宗之禮但此以朝廟後見之與士庶在士禮饗婦後有舅饗送者僕隸子弟之妻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僕隸子弟之妻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謂姑兼贈男送者傳是齋日記納幣無過一束帛今饗從人而反酬以四束錦何不倫也束帛五兩是十端帛合二十丈四束錦則束錦五兩為四十端帛合八十丈矣况帛與錦復貴賤相去耶廟見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禮祝告某氏來婦擇日而祭于禰奠菜非祭故孔疏謂即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白虎通義曰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菜

昏禮辨正



于廟以三月一時物有成者故也士禮雜記婦入三月
然後祭行此言雜祭也祭行者行祭也謂舅在無姑或
舅沒姑老則可隨夫助祭矣故曰祭行此亦明三月後始廟見之意
漢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卽三月廟見也張華曰拜時
之婦盡孝于舅姑三日之婦成吉于夫妻禮正義廟見
有二庾氏云舅姑有偏存者則厥明但見其存者以行
盟饋之禮至三月更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盟饋
存者三月又廟見亡者

婿見士禮雜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謂見
女父母也亦如婦見禮以一獻之禮無幣

予韜是禮成餘杭孫大白見過舉此相示大白曰杜
甫新昏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章此非先成昏
而後婦見耶曰先成昏而後婦見三代皆然何止杜
詩予前所云成昏有三當又成昏則質明婦見三日
成昏則四日婦見三月成昏則三月之後婦見廟見
無不先成昏而後婦見者特婦車初至舅爲主人出
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則必先見舅姑登堂交拜行賓
主之禮然後舅姑率之以告祭成昏則是婦至之日
必先見舅姑而後成昏至之明日則成昏而後婦見
次序秩然今不見舅姑而先成昏則無禮之極豈可

訓乎若甫詩所云則似唐人亦三日成昏者其云暮
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言暮雖合昏未成寢也妾身
未分明何以拜姑章言此身未破難婦見也明是三
日成昏晉唐通例不然豈有暮已成昏而身猶未分
明者此可悟矣

而翁識其淵曰沈如昏而翁識其三升皆然何止林
甫濼魯限云妾良未公即何以拜故章此非沈如昏
午醉景飄風繪林深大白貝戲舉此以示大白曰林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華亭 夏 璇淵 珠田校

大小宗通釋

毛奇齡纂 仕履見前

目錄 總論 喪服小記 大傳 經 大傳 大宗小宗 圖 公子有宗道圖 有宗無宗圖 遷易圖 圖論

古封建之世極重世爵諸侯之子除正嫡繼世為諸侯
外其羣弟不得與諸侯同宗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
以為合宗收族之法因創為大宗小宗二名而其制無

藝海珠塵 大小宗通釋

聞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矣祇諸侯公子畧見于喪服
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且卽以其說遍核之他
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諸所記又並無一驗此固三代
以前不傳之制封建既廢原可棄置勿復道者顧後儒
紛紛無所折衷卽鄭註孔疏亦大率周章無理而趙宋
以還立說倍多則倍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
數條畧爲疏解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且就文曲釋更
有諸經所未詳從來晦塞者而一旦皆有以通之因題
之曰大小宗通釋世之考禮者幸損鑒焉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大傳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諸侯與庶姓族屬相絕謂之尊尊故大傳云同姓從
宗合族屬謂必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不與焉
故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謂不得以弟兄之親而
親其君卽穀梁傳所謂諸侯之尊弟兄不敢以屬通
是也但一君必有一宗卽以君之弟爲之無弟則已
一大宗亦必有諸小宗亦卽以大宗之弟爲之無弟
則已若大宗無適弟而有庶弟則亦立宗其說見後詩曰
宗子維城大宗維藩
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



辨親疎別分別也左傳以諸侯世子之母弟爲餘子
餘卽別義而穀梁則直謂之分子曰燕周之分子也
則以召公奭亦武王母弟分別于王故也且亦有以
支庶稱別子者國語公父文伯卒仲尼曰公父氏之
婦而韋昭註云公父季氏之別也可驗但此名別子
則就諸公子之中專推其適弟言之有別出諸弟之
義故公子原該母庶二弟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不
問其長幼而以適爲主何則重正體也若無子則然
後以庶代之然祇用一人所謂無二宗是也
或謂別子是庶子此因鄭註小記曰別子諸侯之庶

子一語致誤夫記傳大文屢有庶子不祭祖禰明其
宗也庶子不斬長子不祭殤無後明其宗也則立宗
所以辨適庶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况鄭註大傳原
曰別子謂公子且子明宗下必註曰尊祖宗之正體
夫所謂正體者謂適庶皆先君之體而適其正也庶
則體而不正矣且必庶立宗萬一有母弟于此或長
子庶或少子庶將宗適乎宗庶乎且萬一僅有一母
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抑仍立宗乎此則
不通之甚者或曰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則適可該
庶庶不可該適且經文並無庶字何必以註文強解

直曰誤而已

無適以庶代見徐肇說然義固有之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為人後者必後大宗而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大宗無後不可絕夫大宗嚮後尚不可絕而謂可絕其始乎假使適庶皆亡則無所收族宗固可已而業有一弟則已既有一族矣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若謂尊不可假庶不可為適則尊莫若君君絕適則立庶故立君之禮有正而不體如適孫為後者有體而不正如庶子為後者然則庶子亦後矣庶子可為君則庶子何不可為宗

况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支庶為之以支庶作適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為別子也乎

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為此

然而曰為祖何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既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祖言為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若祖父之祖則本族有之所收他族彼自有族祖即小宗也非可濶稱若始祖之祖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之兒所謂伯高曾祖者而可曰始祖不經甚矣但諸族有廟宗子有祖廟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者則先君以上不敢祖之矣而第立先君一廟



以為別子所自出其說見後則在別子祇謂之禰而在一宗諸族則統謂之祖所謂祖者職是耳若然則夫庶子不祭禰謂非小宗庶子不祭祖謂非大宗亦何不可焉

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為宗非繼別始為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為宗耳蓋立宗收族為國君屬絕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為斷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說見後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

者豈可為訓至自知難通而強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矣如也乎哉

立宗之世必當與立君之世並為推準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而昏義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夫所謂祖廟未毀者謂世數未盡國君與其人尚在五廟中也然而公宮者國君之廟宗室者即宗子之廟公宮宗室必世數相準而後可依以行事假若六世之女當教宗室而以繼別第二世計之則



宗室所建方五世也宜教乎不宜教乎

立宗爲兄弟而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凡宗人燕饗其爲詩誦嘆多稱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類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則左師曰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則別子一世正統諸弟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鄭註于小宗註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而於大宗反失之何也

若夫宗必一人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言一宗也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言一大宗外則又有一小宗也

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其宗之義故曰合宗曰收族若人自立宗則其所合所收者非其子卽其孫耳何宗之可合而族之可收故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益別姓爲氏氏爲大宗別氏又爲族族爲小宗姓者天子所賜唯國君得受姓故一國同姓百世不改國君之事也氏爲國君所命則宗卿之事然每一君卽有一氏如魯皆姬姓而爲桓公所出者卽爲桓氏鄭亦皆姬姓而爲穆公所出者卽爲穆氏此大宗也惟宗卿得主之而至於族則就一氏所分者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如三桓其桓氏而



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七穆共穆氏而有罕氏駟氏
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皆小宗也而以兄之
一族爲大宗者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故高陽
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日辟之宗十一族惟羊舌
氏在而已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證而謂一公子
可立一大宗乎

據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
弟而公羊不然謂三桓皆莊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
見之所生之徵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
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如酈叔

牙縊慶父立仲孫叔孫之後皆季友爲政諸桓未嘗
敢抗也何則一宗故也若鄭之七穆皆非母弟而子
罕與子駟子豐同母稍貴降此而子良子國子孔子
游皆以母殺而子然子孔爲宋子之子士子孔爲圭
媯之子則皆不立族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其子子
展孫子皮皆相繼當國凡用子產戮子督皆子皮主
之宗在然耳若駟帶助子督攻伯有而謂駟帶爲督
之宗主鄭簡公葬除而及展氏之宗廟此是小宗與
大宗不同

諸註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疏

誤解鄭註所致鄭註云別子爲祖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此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同而孔疏不辨遂分爲二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必立宗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經文

喪服小記曰繼禰者爲小宗 大傳曰繼禰者爲小宗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凡母庶諸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則以不得繼祖也觀此則別子得禰先

君繼別得祖先君而宗所自出益可驗但繼別者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當各就己族而有祖立宗特別子宗大稱大宗諸弟宗小稱小宗宗大統諸族宗小祇統一族耳蓋繼別諸兄弟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鄭註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夫別子之適子既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既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子能乎且

亦惟國君屬絕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疏故立此小宗
小宗者為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則猶未戚也且
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
別子之庶子即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即繼
別之弟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既已無大宗
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
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
礙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
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即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
合諸族而其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一世無所宗

者乃復自知難通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設
一如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
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會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
子也乎
宗為兄弟設人皆知之故鄭註亦曰小宗者別子之
長子與其兄弟為宗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亦云
小宗有四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
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
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夫惟各族各立宗各從立族
者起世則一父之子繼禰者必親兄弟宗之為一世



藝海珠塵
繼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爲二世可由是而推于盡
爲五世遷宗之法若統各族爲一宗而又從三世起
宗則繼禰所宗有再從兄弟繼祖所宗有三從兄弟
非自立說而自亂之乎

至于宋儒立說稍異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但
以別子之庶弟爲宗然而于別子諸弟中祇推長庶
一人爲小宗而此又不然何也蓋小宗無合諸族爲
宗者也合諸族則與大宗無異合諸族則繼禰所宗
有同堂兄弟而不必皆親兄弟合諸族則大宗之支
庶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皆不可也故立小宗法

各族止一人然而各族各一人若合各族而共一人
則別子之庶弟與別子之庶子有何分別而煩更張
爲

然則各族各一宗亦有據乎曰有按左傳公孫子皙
與公孫子張皆鄭穆之孫七族之子也七族兄弟旣
以子罕爲宗卿矣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則罕族有
宗他族不宜更有宗向使庶弟爲小宗祇推一人則
一族有宗不宜諸族皆有宗乃子皙攻良霄駟帶助
之以其宗也則他族有宗矣子張將歸邑召室老立
後以宗人也則各族皆有宗非一宗矣

若夫別子之族又立小宗有何明文而鑿鑿言之曰
每族宗大宗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別子長適既繼
大宗則支庶漸繁亦安可無近宗統之且亦非無據
語也按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爲文伯取妻饗其宗老
而師亥嘆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
人夫公父爲季氏之族向使大宗之族無小宗則季
氏大宗也宗室宗人將必以大宗當之而文伯是時
適大宗爲康子故文伯曰懼季孫之怒而韋昭註曰
康子位尊又爲大宗設此宗人是康子則國語諸文
歷記康子與文伯之母在廟在朝相見言禮之事何

難直指曰康子而乃曰宗人然且宗老並饗宗臣並
稱其在康子必不與家臣同宴飲宗祝其稱名可知
矣然則大宗之族仍立小宗宗人之稱稍異宗子夫
何疑焉

喪服小記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
遷于上宗易于下 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朱元晦曰之所自出衍文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考

以及本身謂之五世而本身之子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為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類故高祖之父不復加服謂之祖遷于上四從族人彼此服絕謂之宗易于下但初曰繼禰為小宗而此曰繼高祖者繼禰以第二世言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

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即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夫別子諸子既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夫所自出者先君也諸子不戚君而繼君可乎然

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不敢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推所自出以為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先公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為文侯母弟得祀穆侯為大宗而論語三家之當以季友為莊公母弟得配桓公為大宗此皆本所出以為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祖遷于上而後宗得易于下今湖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則宗又何遷焉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制其意皆藏于此中



而自漢迄今千古長夜並無一解且世鮮學問以為
遍考之他經而絕鮮引據于是有強釋者有誤解者
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之者而于是宗法不傳即按
之他經而晦塞闕抑歷千年而不能通者且多多矣
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之文以啟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載其
文夫立宗之說僅見于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
則各有禘所自出以啟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
三字未有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
有禘所自出不可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

出原即承禘所自出之文而相因為義者也記者以
為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別子
不祀祖無乃類是雖別子為祖該諸族言不必為諸
族始祖而自我作祖較有類于開國然者故兩祖並
觀其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子不
祀祖而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
固比例以為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
自出康成誤註謂禘即是郊五方五帝為先祖之所
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譽之語為之正
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註而孔疏復倒其文謂由此



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朱氏則直刪之夫祇不解經而遂致刪經則凡爲經者危矣雖禮經出自季世然亦經也經何可刪矣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而襄公哭于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而註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父得祀于魯夫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敢祖先王而父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時立宗以周公爲

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于諸國獨稱宗國而魯于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註于周廟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于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名出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有之文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故天子大祭得祭始祖所自出而宗國宗邑則亦得祭所自出與大祭相準是以魯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家爲宗卿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禘魯亦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

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公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惟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用之祖廟殊不知魯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即天子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非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疑滯一齊了徹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宗國而趙岐舊註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宗周公乎抑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山不狃對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向所註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卽論語三家之堂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明見殺不宜立廟卽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自公

廟並非祀季友慶父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
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可得而
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凡魯
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釋者以
今觀之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而呂覽竹書以爲成
王賜而伯禽受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以爲惠公請
而史角止皆東棖西觸可付之輒然一笑而不復問
也何快也

春秋襄公臨周廟傳則直是立宗之法初亦不覺及
得出王廟一註重爲推繹則宗法瞭然其記諸侯臨

諸侯之制除異姓臨于四城外有云同姓于宗廟同
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夫同姓同宗同族則正姓與
氏與族之別也姓與氏與族之別則正國君與大宗
小宗之別也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同姓同
宗而無同族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何以言之如魯
爲文昭爲武母弟爲大宗則文爲魯所自出立一文
廟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立一祖廟而禰廟無之以禰
廟在祖廟四親廟之中而不知繼禰者之別立一禰
廟爲小宗廟也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如吳如晉如
鄭如虞則祇同姬姓而或爲前昭或爲後穆皆非宗

也則哭于文廟爲出王之廟故魯襄臨周廟爲吳喪
也有同宗焉如衛如蔡如曹如滕皆文王之昭武王
之弟則同是兄弟而以魯爲宗則同此大宗當臨祖
廟爲周公之廟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故滕文稱魯
爲宗國以兄弟國也而至于同族則除始封國時周
公之子魯公之弟封之邾凡蔣茅諸小國者可稱同
族而自此以後則凡同族者皆國君之弟本國之卿
大夫士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無同族遂無小宗
故傳又別言之曰魯爲諸姬臨周廟則猶之同姓於
宗廟爲邾凡蔣茅昨祭臨于周公之廟則以無禰廟

且後此無小宗不可爲例遂以同宗之禮加于同族
亦臨于周公之廟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然則所
謂同族于禰廟蓋正指大夫士之宗所謂繼禰者禰
廟也每族之長也所謂同族者卽每族子姓在五世
之內者也卽小宗也故杜註亦曰同族謂高祖以下
則明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故曰此宗法也
蓋借臨喪之一節而傳宗法亦借諸侯之宗法而傳
大夫士宗法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
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

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先仲氏曰此盡宗之變而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者也
然所謂盡宗之變何也夫立宗爲公子設也公子之
中有母弟又有庶弟母弟爲大宗庶弟則皆爲小宗
夫母弟爲大宗則大宗卽適也庶弟皆爲小宗則小
宗卽庶也萬一有公子于此皆庶而不適則爲有小
宗而無大宗皆適而不庶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然
而適不一適則既有大宗且亦有宗大宗者庶不一
庶則既有小宗且亦有宗小宗者萬一公子祇一人
適無二適庶亦無二庶則已無所宗而人亦不得而

宗已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宗之變也公子則
往有是也

然而無變不通無適無大宗將聽其絕大宗乎無庶
無小宗將聽其絕小宗乎無宗亦莫宗將聽其兩無
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
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爲公
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
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
不問士與大夫而盡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
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開一長庶爲

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家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卽以一人爲適庶如前所云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卽適而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所爲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有無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繫以此通之也此宗道也

鄭註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嗣小

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可乎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爲如大宗則別子爲祖反當謂而宗如大宗之弟可乎若謂公子之適卽是別子領宗亦卽是別子則所謂繼別者別子之子也子爲正大宗父反爲如大宗可乎

如大宗服齊衰九月則正是大宗之服如小宗服大功九月則正是小宗之服蓋別子兄弟俱是期服而以君在降等則俱服大功但大宗加齊衰小宗無齊衰此不必如大小宗始有是服也
宗法之重專在祭祀而燕飲次之故禮凡支庶不祭祭則必告于宗子所以明宗而小記大傳其于此宗法前後歷記支庶不祭明宗之事然而祭必宗子宗子必立廟而後可祭此定禮也吾不知其所為領宗者何事若猶是祭祀之事則所謂如宗者立廟乎不立廟乎立廟是又立一宗也如仍在別子之廟是正

大宗非如大宗也且彼以繼別起宗則在別子原來嘗立廟是欲領祭事而大宗無廟如大宗又無廟將不知如何行事而况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必有宗室非草草也

原稿有萬允宗宗法疑義六條附後今移入雜著中

大宗小宗圖

先君
國一嗣君一世君二世君三世君四世君五世君君君君

宗一別子一世繼二世宗三世宗四世宗五世宗宗宗宗
族 一 支子 繼 小 小 小 遷

藝海珠塵

大小宗通釋

序



族 族 族
公 公 公
子 子 子
繼 繼 繼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遷 遷 遷

若再有公 繼 小 小 小 遷
子傲此 公 子 繼 小 小 小 遷
子傲此 公 子 繼 小 小 小 遷
宗道無大宗有大宗有無宗亦
適宗 庶作適宗 適宗 庶作適
庶小 庶小 適小 庶小
庶小 庶小 適小 庶小
庶小 庶小 適小 庶小
若再有公 子傲此
此與大宗 本族同

百世不遷

見前

祖遷于上 宗易子下

別子

遷

遷

遷

遷

遷

易八世

易九世

宗 宗 宗 宗

宗世 宗世 宗世 宗世 宗世

易六世

易七世

繼禰者爲小宗以第二世言也宗其繼高祖者以第

大小宗通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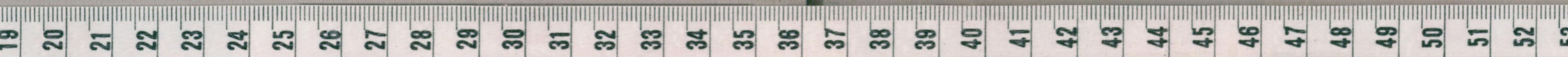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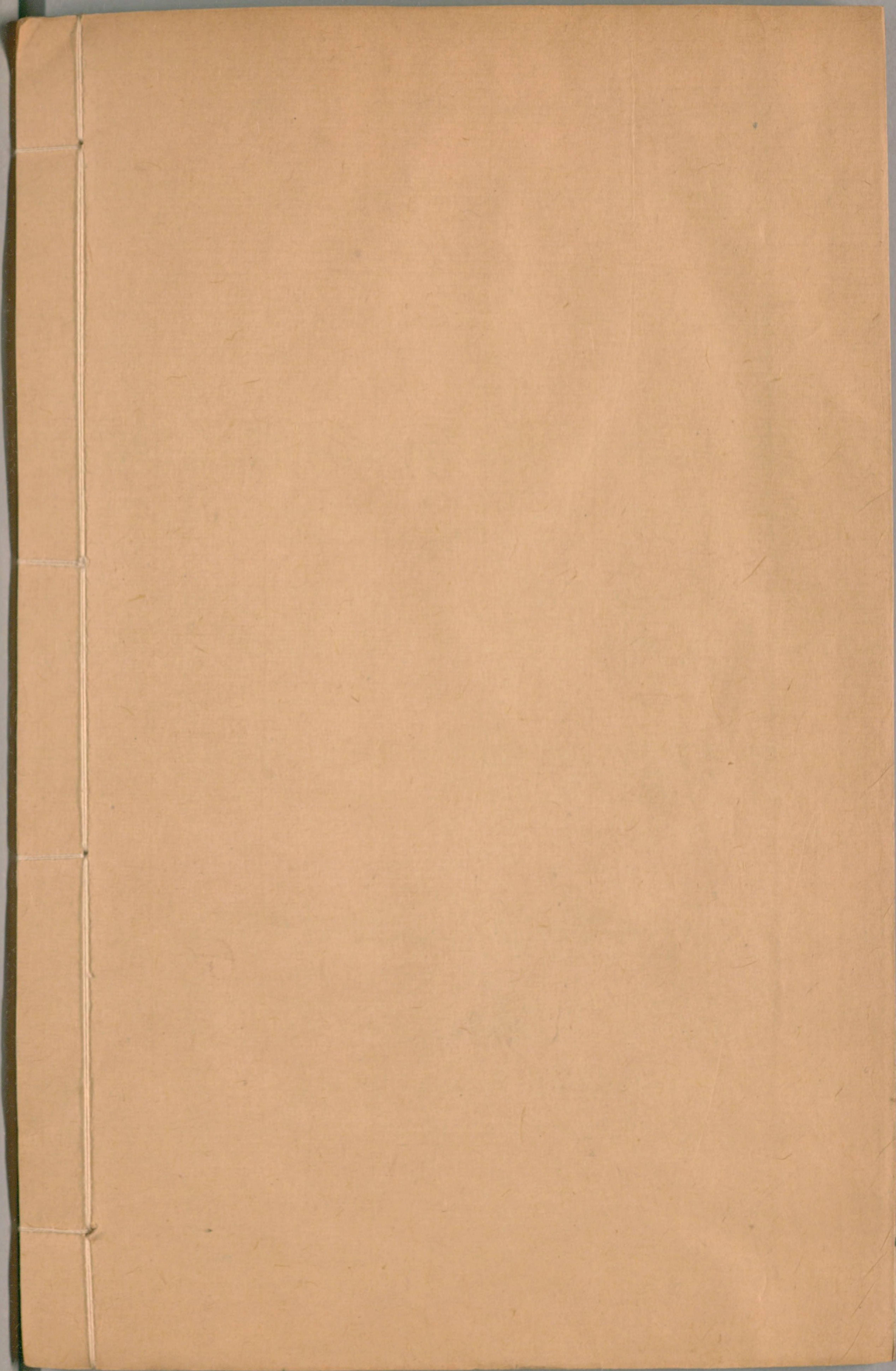
三

CL.

NO. 35648

五世言也蓋一世爲禰無宗之者二世繼禰則兄弟
宗之三世繼祖則同堂兄弟宗之四世繼曾則再從
兄弟宗之五世繼高則三從兄弟宗之及至五世繼
高則親盡服絕而所謂高所謂第一世者當遷之矣
第一世遷則第六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爲五世祖而
各分一宗第二世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
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
儻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嫡長
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於盡所謂五世而遷之
宗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